

皇清經解續編

皇清經解集編

春秋大事表總敘

憶棟高十一歲時先君子靜學府君手抄左傳全本授讀曰此二十一史權輿也聖人經世之大典於是乎在小子他日當志之年十八受業紫超高先生時先母舅霞峯華氏方以經學名世數舉春秋疑義與先生手書相辨難竊從旁飫聞其論而未心識其所以然二十一先君見背讀儀禮喪服旁及周官戴記而於春秋未暇措手年二十七八執筆學爲古文始深識左氏文章用意變化處而嗤近日所評提掇照應者爲未脫兔園習氣然於先君提命之旨及兩先生所往復辨論者未之及也雍正癸卯歲蒙恩歸田謝絕勢利乃悉發架上春秋諸書讀之知胡氏之春秋多有未合聖心處蓋卽開章春王正月一條而

其背違者有二其一謂春秋以夏時冠周月是謂夫子以布衣而擅改時王之正朔也其一謂不書卽位爲首繼隱公以明大法是夫子以魯臣子而貶黜君父也其餘多以復讎立論是文定之春秋而非夫子之春秋非夫子之春秋卽非人心同然之春秋又春秋強兼弱削戰爭不休地理爲要學春秋而不知地理是盲人罔識南北也雨雹霜雪失時爲災蒐田城築非時害稼時日尤重學春秋而不知時日是朝菌不知晦朔也用是不揣愚陋覃精研思廢寢與食家貧客遊周厯燕齊宋魯陳衛吳楚越之墟所至訪求春秋地理足所不至則詢之遊人過客輿夫廝隸乃始勑意爲表爲目五十爲卷六十有四首列時令表明商周皆改時改月以正胡氏及蔡氏書傳之非於吉禮表詳

列十二公卽位或不書卽位明夫子當日皆是據實書以正聖
人以天自處貶削君父之謬列朔閏及長厯拾遺二表以補杜
氏之長厯而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時日屈指可數列疆域及
犬牙相錯五表以補杜氏之土地名而春秋一百四十國之地
里聚米可圖郊禘社雩崩薨卒葬蒐田大閱會盟聘享逆女納
幣雜然繁夥列吉凶賓軍嘉五禮表以紀春秋天子諸侯禮儀
上陵下僭之情形稅以足食賦以足兵乃魯稅畝而田制壞作
邱甲而兵制亦壞列田賦軍旅表以志強臣竊命損下剝上之
實霸統興而王道絕周室夷爲列國霸統絕而諸侯散列國淆
爲戰爭列爭盟凡五交兵凡七表以紀春秋盛衰始終矜詐尙
力強弱并吞之世變晉楚爭衡互爲勝負其當國主兵事者左

氏備載其人列晉中軍楚令尹表以志二國盛衰強弱之由宋鄭爲天下之樞晉楚交爭宋鄭尤被其害子產有辭而諸侯是賴向戌爲弭兵之說而中夏遂靡列宋鄭二執政表以志二國向背關於天下之故周室頽綱魯亦守府自襄王錫晉南陽而勢益不振魯自僖公賜費而季日益強列王迹拾遺魯政下逮二表以志周魯陵遲尾大不掉之漸禘卽祫祫卽禘一祭二名而朱子取趙伯循說謂祭始祖所自出殊不知帝嚳原非稷契之父生民長發皆商周尊祖禘祀之樂歌斷無稱母而不稱父之理著禘祫說以明戴記祭法大傳之誣去姜存氏去氏存姜不成文理杜孔氏爲闕文宋儒謂各有意義殊不知文姜哀姜之罪惡豈待去其姓氏而明況上下截去一字人復知爲誰

某聖人無此弄巧文法以俟後人推測之理列闕文表以一掃
後儒穿鑿支離之翳三傳各執一說黨枯護朽此是彼非使學
者茫然岐路靡所適從列三傳異同表酌以義理衷於一是以
祛後日說經雷同偏枯之弊蠻夷戎狄種類雜出地界旣殊稱
名復混列四裔表別其部落詳其姓氏以正史遷允姓姬宗目
爲兄弟之妄戰爭滋興技巧益甚決機兩陳制變無方列兵謀
表以志孫武吳起六韜三略之始文王囚羑里而演周易周公
成王業而作詩書一時學士大夫占筮決疑歌詩贈答引物知
類千里同風列三經表以志漢宋儒者經說傳義之祖大河遷
徙從古不常而周定王五年河徙係已未爲魯宣之七年春秋
以河爲境者六國獨係於衛列河未徙與已徙二圖以志春秋

與禹貢河流遷變之自此皆有關於經義之大者既著敘論百餘首復編口號以便學者之記誦蓋余之於此泛濫者三十年覃思者十年執筆爲之者又十五年始知兩先生於此用心良苦先母舅霞峰先生博稽眾說無美不收高先生獨出心裁批卻導窾要皆能操戈入室洞徹闡奧視宋儒之尋枝沿葉拘牽細碎者蓋不啻什伯遠矣余小子鈍拙無似得藉手以告其成以無負先君子提命之旨與兩先生衣被沾漑耳濡目染之益謹述其緣起以識於首簡命之曰春秋大事表云乾隆十三年戊辰八月錫山顧棟高書

凡例

一是編名大事表凡春秋之無關於天下之故者皆不錄如交兵止七表其餘如鄭衛陳宋諸國之兵爭則不載遊觀及備四時皆不載伯統未興以前及伯統既絕以後其特盟參盟俱不載以其無所附麗也

一春秋周正夏正紛然聚訟胡文定謂夏時冠周月及蔡氏尙書傳謂改時不改月者皆誤今一本朱子說主用周正而以經傳文之關於節候者列爲時令表庶開卷瞭然夏正之說不煩攻擊而自破矣

一春秋爲魯史其編年自宜用本朝正朔萬無可疑而諸經容有不盡同者如論語說暮春易說卦兌正秋及毛詩春日遲

遲四月維夏秋日淒淒冬日烈烈之類俱是從夏正先儒必欲強而同之所以後人益增惶惑反使周正之說不信不知諸經中偶從夏正者蓋民俗話言之習熟撫時道景之切近爾於三代固通行無忌也今將諸經另列一表附於後庶彼此各不相礙

一杜氏之大有功於春秋者以有長厯一書列春秋年月土地名一書詳春秋輿地爾今俱不可得見謹列朔閏及長厯拾遺二表以補杜氏之長厯列疆域至犬牙相錯五表以補杜氏之土地名庶二書燦然復見云

一朔閏表宜列一年之中氣節氣然與經傳不相關涉如冬至爲十一月之中氣孔氏穎達於僖五年正月朔旦冬至謂去

年爲閏十二月此拘于常歷法閏後之月中氣在朔之說爾不知春秋時歷法錯亂正自不拘杜元凱已不用此法愚嘗如其說從僖五年冬至按二十四氣逆推之至前一次閏爲僖元年閏十一月月之十一日爲冬至是閏月竟有中氣不必定在前後之朔晦也況節氣中氣須按時刻分數今經傳中止得其日耳從此板板推算一年之內已要差一日兩日積久益無憑準故略而不論

一春秋時歷法錯亂杜元凱長歷俱就經傳上下推校而得與歷代常法不同今于日食置閏二項特據趙東山本以唐大衍歷與長歷並列上下并附元史律歷志所書春秋日食三十七事使學者開卷可知其謬而左傳所書再失閏愈曉然

矣

一疆域表止列周王畿及魯宋鄭衛齊晉秦楚吳越十大國其餘小國不可以疆域言入於列國存滅表內云都在某處爲今之某省某府某縣某年爲某所滅入某國爲某邑庶大小相灌輸有條而不紊云

一春秋列國各有險要如函關爲晉桃林武關爲楚少習齊之穆陵爲晉時大岷鄭之虎牢爲漢之成皋河陽爲唐李光弼死守以固東京之地鍾離爲梁韋叡苦戰以保淮右之方謹列出爲表證以後世史事使學者知春秋爲後代戰爭權輿庶無失經經緯史之意

一春秋舊有地里指掌圖余謂二百四十二年內強兼弱削大

小無定形單就分封時地界畫定某國則晉之范武子封邑
在今山東之范縣楚之商邑在今陝西商州之雒南縣昭關
在今江南和州之含山縣者學者反致不曉今以本朝府
州縣輿圖爲定本注明春秋國邑地名別以朱墨庶學者開
卷瞭然當日強弱之勢具見

一春秋列國地形犬牙相錯有以今之一縣而四國錯壤者如
山東兗州府之滕縣爲滕薛邾三國及邾之紋邑曹州府之
范縣爲齊晉魯衛四國交錯地河南開封府之封邱爲衛之
平邱宋之長邱鄭之蟲牢魯之黃池恐繁多難載今以地之
東西南北細字分注于上下兩旁其有偏于東北西北東南
西南者則書于四角庶地里精細分寸俱可按摹而得

一春秋北方諸國以河爲境見于傳文者秦晉周鄭衛齊六國
爲多如秦濟河焚舟邲之戰晉先穀以中軍佐濟平陰之役
荀偃沈玉而濟俱不言其何地他如自茅津濟自南河濟涉
自棘津則特志其地名其不言地者乃兩國往來常渡處其
特志地名者乃兵出詭道乘人不備故也學者俱弗深考并
左傳文法亦懵如矣今特列河道一圖并註明某國濟某處
在今某府某州縣東西南北幾里千載河形瞭如指掌而當
日行師迂直遠近之勢亦如在目前

一周定王五年河徙自宿胥口東行漯川與禹河故道別案周
定王五年己未爲魯宣公七年春秋至此恰一百二十一歲
適當春秋之半禹河則繞濬縣之西而北流河徙後則繞濬

縣之南經大伾山之足折而東流禹貢所謂北過洺水至於大陸河徙後已無之矣今列爲二圖各詳註其後庶於春秋之河道無誤

一近來地里諸書首推景范氏方輿紀要高江村春秋地名考及皇輿表皆用之然皇輿表以晉條邑爲直隸之景州疑

穆侯時疆域不到此至以豫章爲今南昌景范已辨之而景范於魯兩平陽俱引盟越后庸事高江村刪一存一遂以宣八年城平陽與越后庸盟於平陽兩地混而爲一又齊曹兩國俱有重邱景范合而爲一於襄十七年衛伐曹取重邱卽注東昌府謂曹東北境之邊邑俱未是今俱一一校正

一晉之中牟杜元凱時已不知其處第三云當在河北今開封府

中牟縣在大河之南本鄭之圃田地與晉遠不相涉余向日
修河南通志見中牟縣載入佛髀墓以爲笑談乃今檢唐李
吉甫元和郡縣志及宋樂史太平寰宇記俱以鄭圃田與佛
髀墓一齊收入承譌襲舛非自今日而然也又班固地里志
以楚始封之丹陽謂爲丹陽郡丹陽縣以衛文公所遷之楚
邱混入戎伐凡伯之楚邱俱大謬今俱校正

一春秋左傳說禘與大傳小記祭法國語不同杜預稱禘爲三
年喪畢之吉祭旣大謬而朱子取趙伯循說謂禘不兼羣廟
之主單祭始祖與所自出亦未爲得近世萬充宗兄弟旣辨
之矣而其立說間有未安者謹著論數首參以鄙意以俟後
之君子論定

一春秋經傳隔今二千餘年先儒舊說容有未當處經後人之推勘而益精如魯之郊禘明堂但以爲成王所賜陳氏傅良則謂此東遷以後之僭禮惠公請之至僖公始作頌田賦車乘司馬法以爲甸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馬牛車輦皆具李氏廉則謂甸止出一乘之人越滅吳史記以爲不能正江淮以北吳越春秋越經讀書則謂越遷都琅琊在今山東沂州府日照縣豫章舊說卽南昌顧氏祖禹謂春秋之豫章與今南昌無涉余嘗再四推究知後說爲精當不可易然前說相沿已久不容遽革致啟後人妄作之弊今于表及序文內仍以前說爲據另立一論厯引經史發明後儒之說俾學者知讀書當另出手眼而亦不至輕蔑前人庶彼